



艺术呈现“老龄化”之思 裘山山：用文学安抚心灵

不要轻易让年龄成为学习的阻力

《我需要和你谈谈》里那位濒临失智的母亲，会要求自己背诵《离骚》以及其他古诗词，还在智能手机上学各种软件，比如打游戏、购物、炒股等等。

这样的设置，也是裘山山有意打破老年人在智能化时代很落后的偏见。她特别想表达的是，随着人年纪的增长，反应的确会变慢，但并不是说，求知的能力就全然停止。

裘山山现在年纪也不算轻了，但是她尽量不让年龄成为自己学习的阻力。裘山山想起自己的母亲，“我母亲是上世纪20年代生的人，对于很多新事物一直努力去了解。她很爱看报，看到一些新知识就会讲给我听，学习让她快乐。手机出来的时候，她也让我教她发短信。这也提醒我们，要珍惜自己能学得动的时候，能学的时候还是尽量去学，多数时候，我们还是能学会的。”说到这里，裘山山挺自豪，她对一些智能软件的使用程度，比不少年轻人都在行。以前工作时还经常传授给年轻同事。她也常跟儿子交流，有时候是请教，有时候会被赞，“这个你比我厉害。”

学习不光是一种能力，还是一种性格。裘山山从来没写过儿童文学，但出版社跟她约稿，她没有一口回绝，而是想着试试看。

其实写作本身也是学习的过程。作家经常被邀请到某地采风，有一次裘山山被邀请去江西靖瓷采风，被那位靖瓷师傅感动了，就认真地学习了从泥土到黑陶的全过程。本来这种采风写个短文就行了，但是她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来写，看了大量资料，从做泥胚到柴烧到烧出黑陶，一步步去了解，竟写了一万多字，写得很扎实。文章写出来后，那位黑陶大师特别满意，他说你简直是写得太到位了，说出了我心里想的东西。裘山山自己也觉得很愉快，因为在写的过程中学到了新东西。“至今为止，学习到新东西仍让我很愉快。”还有一次去瑞安参观古法造纸的旧址，她也把整个造纸的历史了解一番，写出了一篇自己颇为满意的文章《朝拜伟大的纸》。

读者的每次赞扬都是在给我颁奖

有一年秋天，裘山山去浙江兰溪的蒋畈村采风。当地主人介绍说，那里是文化名人曹聚仁的故乡。起初她没太在意，浙江的文化名人太多了。可是进入蒋畈村后，她却被深深打动了，被曹聚仁的父亲曹梦岐打动，被曹聚仁的前妻王春翠打动。尤其是王春翠，同为女性，更令她感佩不已，但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很少被提及或书写。裘山山决意要写王春翠，要把她的故事告诉世人，表达自己的敬意。于是，便有了《百年前的一株兰》这篇文章。她写这位如兰的女人，如何在贫瘠的乡村坚持办教育，传播文明，并在抗战期间带领师生们宣传抗战，不屈不挠。最终从曹王氏成长为独立女性，从小脚女人成长为王大先生。

文章在文汇报笔会上发表后，很多读者都

文学之为文学，并不仅仅因为它是文学，还在于它以某种形式折射着现实。在裘山山的小说里，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尤其深切。

2020年第四期《花城》杂志刊登了裘山山一部名为《我需要和你谈谈》的小说。这个小说视角独特，主角是一位老年女性，她的前半生聪明智慧，是个非常独立自主的人。然而退休后，她却发现自己越来越有“智能丧失”的症状。她拼命地抵抗，和这种慢慢逼近的衰老做抵抗，做斗争。最终，是身为叙述者的“女儿”发现了母亲的状况，是家人用亲情共同帮助母亲去渡过危机。

当下社会，老龄化日益严重，裘山山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沉重但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，用小说艺术的形式把衰老、婚姻、人的孤独、亲情的意义等话题呈现出来，让读者思考，也提供了文学式的治愈。

被这位独立女性深深感动。在笔会公号第一个留言的读者是牛歌：“肃然起敬，王大先生。谢谢山山，让我们知道了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。”

牛哥本名牛宪纲，是裘山山一位从未谋面的老友，湖北襄阳作家，他们十几年前相识于网上。牛哥因为深受感动，就用小楷全文抄录了《百年前的一株兰》，做成册页用快递寄给裘山山。这让裘山山大为感动，“哲人纪伯伦说：生命的意义，就在于人与人的互相照亮。我在蒋畈村‘认识’了一百年前的王春翠先生，又在同时代‘认识’了从未谋面的牛宪纲先生，他们都给予了我生命的养分，都将我的生命照亮。”

像这样作者与读者互相照亮的例子，裘山山经历了不少。有一位读者从文章里知道裘山山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，但是书丢了，便买了新版寄给她；还一位读者无法表达她对裘山山作品的喜爱，就花心思找到一个别致的方式——在某APP上攒很多“能量”，特意在裘山山生日那天种下一棵树。还有位年轻读者看了她的小说《琴声何来》后，就和女主人公吴秋明一样，经常去做公益，每次都告诉裘山山，今天去养老院了，今天去孤儿院了，这让裘山山也非常感动。“每一个喜欢我的读者都是我得到的奖励，他们每表达一次喜欢就等于给我颁了一次奖。真是无以为报啊，只能说，继续好好写，不辜负他们。”

裘山山的QQ签名是“感恩现在拥有的一切”。她真心觉得，自己得到的和付出是成正比的，甚至超过了预期。“刚当兵的时候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今天啊。最初是想当两年兵就回家，给我安排个工作就行。后来觉得，只要让我上大学就好。大学毕业工作了，就想，只要有空写小说就好。每次都是个小愿望，每一步也是踏实的。这一点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。”



《琴声何来》



裘山山(本人供图)

对话 文学阅读，对普通人意味着陪伴

封面新闻：在你看来，对于不从事文学创作的普通人，文学阅读或者写作，意味着什么？

裘山山：意味着陪伴吧。我经常会遇到一些人，他们跟我说，自己原来也喜欢文学写作，只是后来工作太忙，没时间写。我一般这样回答他们：你可以不写，但一定要经常阅读，保持自己对文学乃至文字有足够的敏感度。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，你若热爱阅读，人生就不会那么单一，会丰厚很多。陷入困境时也更容易看清楚，走出来。

封面新闻：国内现在也开始兴办创意写作班，包括北师大、人大、复旦等高校。你如何看这种创意写作班？在怎样的程度上来说，文学写作是可教的？

裘山山：我觉得写作是可以教一部分的，至少一些基本技术可以教。比如当初我在大学学写小说时，我就不会结尾。那个时候如果有人指点我一下，我会少走弯路。有的人生活经历丰富曲折，“说出来都是故事”，但这些故事要成为小说，还是需要技术的。我们讲好一个故事，应该有哪些基本元素，还是可教的。但是，要写出非常优秀、杰出的作品，单靠技术是不行的，可能就更需要写作者的悟性、阅历、文化素养等等，尤其是悟性，很难教。比如说同样一个小细节，一个小事情，有的人听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有的人听了就会被触动，落在心里生根发芽，成为艺术的种子。这就是领悟力敏感度不同。

封面新闻：你的小说气质端庄大气，散文风格则幽默俏皮。其实，我也读过一些优秀小说家的散文，能感觉他们对散文这种体裁不是特别重视。其实散文并不是饭后闲聊，随便写写就能写好的。

裘山山：我的创作是从散文起步的，所以我一直很在乎散文。我写散文的时候都是全力以赴，很认真地写。会做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，写的过程中努力写得生动有趣，能吸引人，而不是寡淡的叙述。

封面新闻：一般是怎样的契机，会促发你写作？

裘山山：这要看写什么。这些年有很多散文是应约写的，偶尔有我自己感觉特别有趣的也很乐意写，比如《颜值这回事》《年龄这回事》。而小说不同，通常都是我在生活中和故事偶遇了。有时和朋友闲聊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或者出门遇见个事，触动了我。这些有意思的人和事，会和我内心深处的一些情愫糅合在一起。我就老是琢磨，他接下来会怎么样？这个事后来会有什么结局？慢慢就变成了小说。我经常说，小说是我对生活的设问：这样的事如果我遇到了会怎么做？或者，他如果换个方式会是什么结果？再或者，几十年后他们见面了会怎样？种种的设问，我在种种回答中形成了小说。

封面新闻：作家可称得上是现实生活的观察者、记录者、表达者、思考者。你觉得作家跟时代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？

裘山山：跟上时代的同时也保持适当的距离，是最理想的状态。你什么都去追，会让自己迷失。举个例子，现在各种网络语言层出不穷，身为作家，还是要知道为好，不要处于一种“别人在说啥，我完全不知道”的懵懂状态。与此同时，知道了也不一定要用。比如前段时间冒出个yyds，我搞清楚是什么意思后一笑置之，不会用在自己的文章里，我还是希望自己的语言保持纯粹性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